

目 录

一 青年时代.....	3
二 对贩卖黑奴的看法.....	13
三 建立“福音社会”.....	17
四 撰写《西印度毁灭述略》.....	26
五 与洛艾伊萨的辩论.....	36
六 与塞普尔维达的辩论.....	43
七 保护印第安人的功绩.....	54

15世纪末，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进入了社会大变革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为求得自身的发展，努力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千方百计大量积累资金。这一方面要靠残酷剥削本国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则要在海外进行不平等贸易和掠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哥伦布1492年开始远洋航行，想开辟一条通往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新航路。不料想，哥伦布没能到达富庶的东方，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① 后人把哥伦布发现的一系列岛屿和大陆地区统称为西印度。



拉斯·卡萨斯

^① 严格说来，首先发现美洲的并非哥伦布，但是只有他把美洲同世界其他地方联系起来。

16世纪初叶，大批西班牙殖民者为了发财致富纷纷涌进新大陆，在美洲大陆建立了殖民统治。他们肆无忌惮地掠夺当地的土著民族——印第安人，强迫他们从事连牲畜也难以忍受的劳役，致使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下大量死亡。据估计，从西班牙开始殖民的1492年到1542年便有1500万印第安人惨遭杀戮，古巴岛原有30万土著居民，到1548年已所剩无几；海地岛的25万居民也只剩下500人。与此同时，殖民者在新大陆鲸吞的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宗主国西班牙。1521年至1544年间平均每年运往西班牙的黄金为2900公斤、白银30700公斤；1545年至1566年间数量激增，平均每年运往西班牙的黄金高达5500公斤、白银24.6万公斤。16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5%属西班牙所有。殖民者掠夺的其他财富，如宝石、可可、糖、珍珠、烟草等根本无法计算。

面对西班牙人的暴行，初期到达美洲的一些传教士曾表示反对，但从没有引起过西班牙当局的重视。当时，无论殖民者还是宫廷中的显贵，全被新大陆的财产冲昏了头脑，“基督徒慈悲为怀”的信条在他们看来并不适用于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犯下累累罪行的西班牙殖民者回国后，不但无人谴责他们，反而被当作英雄，受到崇拜。1542年，西班牙宫廷出现了一部题为

《西印度毁灭述略》^①的著作，书中以大量史实向世人披露西班牙殖民者在西印度所犯下的暴行。作者态度激昂，言辞犀利，毫不留情地斥责了殖民者的不法行为。此书对殖民者及其宫廷内的支持者不啻是一颗炸弹，使他们狼狈不堪、惊慌失措。这位勇敢的作者便是以《西印度毁灭述略》和其他很多著作闻名于世，在拉美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西班牙天主教神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一 青年时代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1474 年生于西班牙塞维利亚城。其祖先原居法国，姓卡萨乌斯 (Casaus)。12 世纪初，该家族的一支来到西班牙参加抗击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的战斗，后来又投入夺取塞维利亚的激战。他们以作战勇敢，屡建奇功，受到西班牙国王的赏识，获准在塞维利亚定居，并获得西班牙贵族头衔。为符合西班牙人的习惯，他们索性把其姓氏中的“乌”字去掉，成了西班牙常用的姓氏卡萨斯 (Casas)。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父亲安东尼奥·

① 我国原译《西印度毁灭简史》。

卡萨斯曾在西班牙海军服务，1492年和1493年两次随哥伦布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此时，刚刚步入青年时代的拉斯·卡萨斯就学于萨拉曼卡大学，攻读拉丁语、当代哲学、逻辑学、玄学、数学、美学、物理学等课程。萨拉曼卡大学是当时西班牙著名学府，是传播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的中心。在大学期间，拉斯·卡萨斯深受新兴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为他后来决心为保护印第安人而奋斗奠定了思想基础。

1498年卡萨斯24岁时，接受了一个低级教职。之后，他与父亲一起参加了哥伦布第3次对美洲的航行，这是这位年轻教士一生中7次航行美洲的首次。这次航行到达了西印度的特立尼达岛，并在委内瑞拉海岸登陆。

1499年，哥伦布在其大本营西班牙岛^①的圣多明各城授予同行者每人一个印第安人奴隶。刚刚步入尘世，对西印度状况毫无了解的拉斯·卡萨斯也欣然接受了这一赐予。翌年，卡萨斯父子随哥伦布一起返回祖国。多年以后（1542年）当他已成为著名的印第安人保护者之后，还就此事向西班牙国王写道：“陛下，抵达西印度的诸臣民为先王、先后及陛下本人忠心效劳、殚思竭虑、建树颇多，但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亦企望

^① 即现今的海地岛。

在西印度各国获取一定利益。为此，发现新大陆之第一任远征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于 1499 年决定赏赐每人一名印第安人，并允许将其带回西班牙，臣亦因此获得一名。上述印第安人初抵西班牙，陛下即刻获悉，于是龙颜大怒，圣言：“远征军司令绝无权力将朕之臣民赐予任何人！”遂在宫廷所在之地格拉纳达降旨，明令将所有印第安人遣返故里，违令者斩。1500 年，修道院院长弗朗西斯科·德博巴迪利亚前往西印度供职，顺路将上述印第安人遣送回乡。赐臣之印第安人亦在其中。”受奴一事说明，当时拉斯·卡萨斯对印第安人的处境尚无了解，对殖民者的凶残也所知无多，他尚未树立解救印第安人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思想。

1502 年 5 月，拉斯·卡萨斯再次随哥伦布前往美洲探险，到达了尼加拉瓜、韦腊瓜^①等中美洲地区。拉斯·卡萨斯在其所到之处向印第安人热情传播天主教，一年后返回西班牙。一年多的传教生活使他对印第安人的处境有了初步的了解；印第安人光辉灿烂的文化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意识到，印第安人并非如殖民者所说，是一群没有理性的生物，相反，他们与西班牙人一样是有文化、有理智的人。但是，当时由于征服者势单力薄，虽对印第安人屡施暴行，但

① 即现今的哥斯达黎加。

其凶恶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因此拉斯·卡萨斯的思想和一般征服者并无太大区别，他们都想在新大陆既为西班牙开拓疆土、为王室获取利益，又想为自己争得功名，所不同的是，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始终把传教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1507年，拉斯·卡萨斯再次来到美洲大陆，在西班牙岛各地传教。此时，越来越多的殖民者涌入新大陆。为了攫取财富，尤其是黄金，他们丧心病狂，对印第安人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这对拉斯·卡萨斯震动很大。

1510年，一些多明我会^①传教士到达美洲进行传教，他们刚一登上西班牙岛，便宣布反对西班牙人以履行委托监护制为名，奴役、虐杀印第安人，掠夺他们的财产，强迫他们从事繁重的劳役。

殖民者刚到美洲时，把印第安人分编在每个殖民者的名下，迫使他们耕种从其手中掠来的土地，并强迫他们去矿山开矿、去海上采珠或从事其他各种劳役，这就是所谓的“分配制”。这一制度的确立，使殖民者获得极大利益，但是并没给王室带来更多好处，因此，不久就被委托监护制所取代。委托监护制规定，受委托的征服者（即委托监护主）不拥有土地所有权（所有权均

① 又名布道兄弟会，俗称黑衣兄弟会，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1215年由圣多明我创立。

属西班牙国王），他们只对在其治下的印第安人进行所谓“监护”，向他们传播天主教，而印第安人为了对他们表示“感谢”，应承担一定义务，如耕种土地、开矿、采珠、从事家务劳动等。这一制度给委托监护主残酷压榨印第安人找到新借口，却丝毫没有改变分配制给印第安人带来的不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制度是地道的对印第安人实行的奴隶制。上述两种制度从根本上说并无太大区别。（在拉斯·卡萨斯的著作中往往把这两种制度作为同义语相互替用。）

多明我会传教士的主张给拉斯·卡萨斯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所目睹的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行，不论和他所接受的天主教关于仁慈的教义还是他的人文主义思想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对受害者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对殖民者的暴行感到憎恶。他自己后来曾对人说，这一时期有两件事使他深受震动，一件是蒙特西诺斯神父在西班牙岛一次布道会上的讲话，另一件是后来他在古巴岛耳闻目睹的西班牙人的暴行。可以说，这两件事决定了他一生为印第安人免受殖民者迫害而斗争的艰苦道路。

1511年，西班牙殖民者凶残行径日甚一日，在印第安人大批死亡的情况下，西班牙传教士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神父忍无可忍，在一次布道会上毅然揭发

并严厉斥责西班牙岛殖民者的暴行。布道会一开始，他就面带怒容，极为严厉地说道：“本人——耶稣派在此岛的代言人——要在此严肃地向在座各位宣读一篇措辞严厉的布道辞，其内容定使诸位感到震惊，因为在此之前，从无一人提及此事。本人希望各位洗耳恭听：你们由于残忍专横地虐待印第安人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你们谁能回答到底为什么要这般残酷无理地对待印第安人？你们有什么权利向那些温顺的百姓大动干戈，以致他们无辜地倒在你们的屠刀之下？……难道他们不是人而只是些无理智的生物吗？难道你们不该像爱自己那样爱他们吗？你们是不懂事理还是天性残忍？……你们简直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一位有威望的神父对自己布道对象如此严厉斥责和连珠炮似的质问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尤其在 16 世纪初，宗教仍控制着人们一切言行的时代，一位布道神父竟斥责教徒抛弃对上帝的信仰，这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后果，是每个殖民者都得认真思考的。但在黄金的巨大诱惑下，丧失理智的殖民者不但不对其行为有所收敛，反而强辞夺理向神父提出强烈抗议，事端不断扩大，官司竟一直打到宗主国西班牙，以致蒙特西诺斯神父不得不中止工作回国述职。在宫廷的一次辩论会上，神父义愤填膺，怒斥殖民者的暴行并恳请国王立即禁止西班牙

人继续奴役印第安人。由于蒙特西诺斯的努力，终于使国王明白，如听任殖民者在美洲大陆胡作非为，自己的利益将会受到影响。于是制定了《布尔戈斯法》^①，明文规定禁止奴役印第安人。虽说《布尔戈斯法》从没在殖民地认真贯彻执行，但在某种程度上暂时抑制了殖民者的气焰，这是当时以蒙特西诺斯为首的一些反对奴役印第安人的传教士的胜利。蒙特西诺斯神父的布道辞及其在西班牙宫廷的演说，使年轻的传教士拉斯·卡萨斯为之倾倒。

1513年，拉斯·卡萨斯随殖民者贝拉斯科斯前往古巴探险，就任桑瓜拉马分教区神父。在古巴，他发现殖民者由于远离权力中心，无人管束，所犯罪行比在西班牙岛更严重，因此，他对无辜受害者就更加同情。他在1542年写的《西印度毁灭述略》中记述了殖民者在那里所犯的累累罪行：

“一次，印第安人带着食品和礼物来到距一个大村庄10里格^②的地方迎接我们。我们刚到，他们就奉上大量鲜鱼、粮食和其他食品以及他们可能拿出的一切。

① 1512年西班牙国王在布尔戈斯召开会议，颁布了《布尔戈斯法》，此法禁止奴役印第安人，限制委托监护主的特权。但是由于殖民者及其王室的反对，此法并未认真执行，不久便取消了。

② 1里格相当于3英里。



在墨西哥大神庙的屠杀

正在这时，基督徒突然凶相毕露，当着我的面毫无道理地用剑刺进坐在我前面的 3000 多名男女老少的身体。

这一暴行为我亲眼所见，我相信任何人见此惨状都会毛骨悚然的。”

“古巴岛上有个西班牙国王派来的官员，他分得的300名印第安人，3个月后被他在矿山上累死了270名，仅剩下30名，即仅剩 $1/10$ 。后来，又给了他300名，这些印第安人同样被他折磨死了。总之，给得越多，杀得越多，直到他一命呜呼——魔鬼勾去了他的灵魂。”

然而，直到1510年，拉斯·卡萨斯仍认为这一切只是个别人的罪恶，并未认识到这是委托监护制的必然产物。因此，他本人还在哈瓦那附近接受了委托监护权。但他毕竟是一个多思善想、深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传教士，以后多年的冷酷现实使他逐渐明白，暴行并不是个别人所为，而是委托监护制这种殖民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恶果，于是，1514年他毅然解放了自己手中的全部印第安人，公然宣布，要解救印第安人于水深火热之中，认为要使国王永享西印度的财富，必须废除委托监护制。

在古巴期间，拉斯·卡萨斯除努力传教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方设法阻止殖民者的暴行。

古巴岛上的马那伊印第安人在征服者潘菲洛·纳瓦埃斯到达后为免一死，纷纷离乡背井外出逃亡。拉

斯·卡萨斯获悉后，找到潘菲洛·纳瓦埃斯的上司贝拉斯科斯，苦口婆心地劝说他约束部下，禁止部下胡作非为。碍于情面，贝拉斯科斯同意了拉斯·卡萨斯的请求，下令禁止纳瓦埃斯继续施暴。马那伊人遂得以返回自己家乡，暂时过上和平生活。然而，纳瓦埃斯恶习难改，每到一处仍是大打出手，用各种暴行强迫印第安人交出黄金，使得大批印第安人不得不再次离乡外逃。过一段时间，当逃亡者认为危险已过，重返家园时，他又突然出现，宣布这些人是“好战的印第安人”，背叛了西班牙国王，为此给他们带上枷锁，准备处以极刑。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拉斯·卡萨斯神父总是挺身而出，向这个十恶不赦的殖民者出示其上司贝拉斯科斯的手谕阻止他为所欲为，有一次，甚至警告他说，如他再一意孤行，他将马上返回西班牙向费尔南多国王控告他的罪行。由于拉斯·卡萨斯的努力，很多印第安酋长和百姓都暂时获得自由，返回故里与家人团聚。

拉斯·卡萨斯在古巴的所作所为，得到印第安人的极大信任和爱戴，他们把他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对他言听计从。贝拉斯科斯对此也深有体会，他曾对人说，如有急事需要印第安人马上去做，他往往顺手找一张纸片，在上面随意画些什么，然后对印第安人说这是拉斯·卡萨斯的手令，印第安人一定会欣然照办，否

则，他们总是以各种借口消极怠工或干脆拒绝行动。

一次，拉斯·卡萨斯得知哈瓦那省的一个酋长捉到一个西班牙人，于是他令身边的印第安人带上他的信件前往交涉。酋长见信后，马上放回了那个西班牙人。

古巴岛日趋恶化的局势使年轻的拉斯·卡萨斯深感自己势单力薄。他明白，仅靠他和少数几个教士的努力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因为除大批殖民者外，还有国王派去的法官、各级行政人员，甚至包括总督在内均与殖民者沆瀣一气。他们通过委托监护制不断将大批印第安人变为奴隶，鲸吞他们的财产，这并不是少数人能阻止的。为扭转局势，拉斯·卡萨斯断然决定返回西班牙，向国王面陈殖民者的暴行，劝谏国王废除委托监护制。

二 对贩卖黑奴的看法

1515年，拉斯·卡萨斯回到西班牙，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省布拉森西亚城拜谒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五世。他在这位年老体衰的国王面前直言控告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陆的暴行，激烈反对委托监护制，并苦谏国王废除这一罪恶的制度。取消委托监护制会直接影响

王室的利益，国王当然不会同意，但他没有断然拒绝，只是打发拉斯·卡萨斯前往塞维利亚找国务参事丰塞卡和王室要臣孔奇略商量此事，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国王明白，上述二人每年都从西印度获得大量财富，他们是委托监护制的忠实拥护者，要他们废除委托监护制，解决西印度的问题简直有如与虎谋皮。拉斯·卡萨斯的塞维利亚之行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不想，正值此时，费尔南多五世驾崩（1516年），王室由西门内斯和阿德里亚诺二人临时摄政。摄政者对拉斯·卡萨斯的主张十分重视，邀其重申解决西印度局势的办法。为此，拉斯·卡萨斯撰写了《改革备忘录》一书，为保护印第安人免遭苦难、维护王室在西印度的利益提出一系列方案。书中再次提出废除委托监护制的必要性。二位摄政者对此书十分欣赏，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法令，禁止奴役印第安人。他们虽然不能容忍取消委托监护制，但法令明文规定不得以委托监护为借口，在西班牙人中分配印第安人。为使该法令在西印度得以贯彻，摄政者选派3名哲罗姆会^①教士作为自己全权代表与拉斯·卡萨斯一起前往西印度监督法令的贯彻执行。行前，拉斯·卡萨斯被正式授予“印第安人保护者”的职务，月薪100比索。这个职务独立于西印度

① 天主教教派之一，1347年成立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任何行政机构，有权直接向国王和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①禀报印第安人的状况和殖民者在西印度的活动，还有权帮助印第安人摆脱奴役地位，免遭无辜杀害。

当拉斯·卡萨斯与3名哲罗姆会教士积极准备启航时，遭到宫廷中反对派的反对，他们绞尽脑汁阻挠4位教士驶离西班牙执行法令，但4位教士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于1516年年底登船驶向西印度供职。对拉斯·卡萨斯说来，这是他第3次奔赴新大陆。12月底他们抵达西印度，拉斯·卡萨斯以极大的热情担负起保护印第安人的职责，而另3位教士由于在工作中遇到委托监护主的激烈反对，再加上他们本来就对印第安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只是呆在修道院听任事态发展。拉斯·卡萨斯对此极为恼火，曾当面规劝他们振作起来，努力工作，甚至当众斥责他们的渎职行为，但他们仍无动于衷。拉斯·卡萨斯怒不可遏，毅然决定重返西班牙要求两位摄政王重派得力人选前往西印度，代替那3名哲罗姆会教士，推行王室法令。

1517年5月拉斯·卡萨斯到达西班牙，此时新国

① 西班牙专门负责管理海外殖民地事务的机构，1524年正式成立。凡是涉及殖民地立法、司法、行政、财产、军事、商业和教育等事务它都有权发号施令。

王卡洛斯五世已经登基执政，于是他便在巴利亚多利德等候新国王的召见。新国王在掌玺大臣胡安·德·塞尔瓦休的陪同下亲临巴城后，拉斯·卡萨斯被允先向这位能左右国王决策的掌玺大臣汇报西印度的形势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塞尔瓦休全神贯注地倾听了神父慷慨激昂而又言辞恳切的陈述。但是，就在这次汇报中，拉斯·卡萨斯犯下了直到晚年仍使自己懊悔不已的错误：他向掌玺大臣正式提出，为使身体羸弱的印第安人免遭苦役，应向西印度输入黑奴以代替他们在农场、矿山、采珠场上的繁重劳动。他认为黑人比印第安人身体强壮，更能忍受艰苦劳动。

他的这一提案，后来被其反对派当做把柄，攻击他把黑奴贸易引进美洲，说他为解救印第安人却把黑人置于奴隶地位，证明他本非公平之人。其实反对派的诬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早在 1500 年，国王费尔南多就已下令向西印度输入黑奴。不久，大量黑奴就涌入新大陆，同印第安人一样遭受殖民者的压榨和奴役。他们举行过无数次反抗，狠狠打击殖民势力，迫使总督奥万多不得不于 1506 年下令限制盲目输入黑奴，即禁止刚从非洲捕获的黑奴入境，只允许那些在西班牙出生长大，从小受过洗礼的黑人入境。法令一直使委托监护主不满，新国王登基后，他们在宫廷内的支持者从各方

面对国王施加压力，迫使国王考虑收回原总督的禁令。当时的情况是印第安人继续大量死亡，而在西印度的西班牙殖民者虽在国内多为出身卑贱之徒，但在美洲宁死也不肯从事哪怕一点体力劳动，西印度急需补充新劳力，因此，殖民者要求开禁黑奴市场的呼声日甚一日，他们威胁国王，如不允许进行黑奴贸易，不仅印第安人的问题无法解决，王室利益也将受到影响。正当国王与掌玺大臣商议如何解决开禁黑奴贸易时，拉斯·卡萨斯提出向美洲输入黑奴的建议，加强了国王与掌玺大臣开禁黑奴市场的决心。后来的一些史学家曾多方为拉斯·卡萨斯开脱，企图把他变成全然无辜，也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

三 建立“福音社会”

自从拉斯·卡萨斯神父在古巴下定决心保护印第安人免遭殖民者的迫害，并努力说服国王废除委托监护制时，在其头脑中经常萦绕的问题是以什么方式代替委托监护制。

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力图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但用什么样的社会来取而代之，却是他们一直探讨的主要问题。与拉斯·卡萨斯同时代的英国

人托马斯·莫尔在其所著的《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理想社会的模式，他认为这种社会应取消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计划生产和消费，社会成员个个从事劳动，人人平等享有劳动果实。实际上，在该书出版之前，类似的思想已在欧洲广为流传。拉斯·卡萨斯，这位毕业于人文主义思想气氛极浓的萨拉曼卡大学的神父，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也企图在美洲建立一个类似乌托邦的社会。他指出，委托监护制度废除后，应通过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福音社会”。在该社会中，一切按福音指示办事，人人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果实，决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现象存在。为使“福音社会”正常运转，要严禁殖民者入侵干扰。他提出，为使整个美洲实现“福音社会”，应先办几个试点，然后再行推广。拉斯·卡萨斯认为，只有“福音社会”才能把印第安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在一个公平合理的环境中享受上帝的恩赐。

为实现这一理想，拉斯·卡萨斯向当局提出招募200名农民去西印度，以他们为骨干与印第安人一起建立宗教乌托邦社会。为使招募工作顺利实现，他答应给应招农民一定好处，经过多方努力，他的请求得到批准。遗憾的是，不久从西印度传来不幸的消息：准备建立“福音社会”的土地全被当地传教士私自卖掉了。不

久，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又明确拒绝他提出的用国库资金维持应招农民一年生活费的申请。这样，拉斯·卡萨斯第一次“和平殖民”、建立“福音社会”的计划流产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他坚信，他的主张是正确可行的。

1519年，他再次向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要求，拨出美洲1000里格的土地，以实现其乌托邦理想。他重申，要使印第安人能在“福音社会”中从事和平劳动，免遭苦役，自愿皈依天主教，就一定要禁止殖民者入侵干扰。不想，这次请求竟遭到断然拒绝，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宫廷中反对派的反对，但更主要的是这一计划不能给王室带来任何利益。

拉斯·卡萨斯知道第二次和平殖民计划遭到拒绝的原因后，马上提出第三个方案：由他挑选50名传教士和一定数量的农民进入位于哥伦比亚沿海的库玛纳地区建立“福音政府”，领导印第安人进行和平劳动，教导他们养成“良好习俗”、促使他们自愿皈依宗教。他再次重申严禁殖民者入侵干扰。他保证，计划实现后，会有1万名印第安人自愿臣服西班牙国王，每年向国王交纳赋税。“福音社会”成立后第3年，西班牙国库将会增加1.5万杜卡多^①的收入，以后税收会年年

① 16世纪流通于西班牙的一种金币。

增加，到第 10 年，国王可望得到 7 万杜卡多。他还保证，要为国王广开财源，尤其要大力发展采金业。为实现这一宏伟计划，他提出如下条件：1. 大陆总督达维拉不得干预“福音社会”内部事务；2. 赐其正在美洲传教的 12 名多明我会教士和若干方济各会^① 教士作其助手帮助传教，他有权在其认为适宜之地建造修道院；3. 他有权在西班牙岛挑选 6 名印第安亲信帮助其开展工作；4. 有权将被迫流亡在各地的库玛纳印第安人遣返故里，以取得广大印第安百姓的信任；5. 该地区税收的 1/12 归他带去的 50 名教士所有；6. 50 名教士有权获得金马刺骑士的称号，其子嗣有权免交赋税（包括向国王交纳的税务）；7. 金马刺骑士亡故后，只他一人有权择人补充；8. 不准任何人买卖或赠送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因为在“福音社会”中他们是自由人，是西班牙国王的直接臣民。

王室见此计划有利可图，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国王亲自降旨，令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监督并保证其建议的实施。批准这一计划的圣谕于 1519 年在巴塞罗那签发。

拉斯·卡萨斯的和平殖民计划虽能给王室带来利

① 天主教教派之一，13 世纪由圣方济各创立，分为 3 个独立分支，小兄弟会、住院小兄弟会和嘉布遣小兄弟会。

益，但却直接威胁美洲委托监护主的利益，因为万一这一计划获得成功，他们赖以生存并发财致富的委托监护制必然就会灭亡。于是，委托监护主在宫廷内的代表对拉斯·卡萨斯本人及其计划进行猛烈抨击，致使拉斯·卡萨斯不得不暂缓奔赴西印度，集中精力对付反对派的进攻。因为他明白，不如此，国王很可能在压力面前倒退，最终导致其计划再次失败。在与反对派多次辩论中，神父态度坚决，言辞犀利，毫不妥协地捍卫自己的主张。其中与反对派代表人物布尔戈斯神父的辩论最为激烈，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正在这时，几个西班牙殖民者自美洲到达巴塞罗那，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尤其严重的是，达连教区^①主教胡安·德克韦多也随后赶来，使局势更加严峻。此时辩论的主题已从拉斯·卡萨斯的和平殖民计划转入如何评价美洲形势和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老问题上来。日趋激烈的辩论，引起了国王的关注，他决定召开一次国务会议，亲自听取双方的意见。在这次双方都作了充分准备的大会上，胡安·德克韦多首先发言，他不得不承认达连省两个总督对印第安人干了不少坏事，但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印第安人“是天生的奴隶，他们天性吝啬，很难从他们手中得到财富。”达连教区主教发

① 在现今的巴拿马一带。

言后，国王令拉斯·卡萨斯发言。此时神父意识到，在国王亲临会议的关键时刻，如不全力以赴驳倒对手，不仅他的和平殖民计划无法实现，今后的形势也将恶化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为获得国王的支持，他在发言中用很大篇幅表示自己对国王的忠诚之后，集中火力，向主教发动猛烈攻击。他说：“强大无比的君主，在各方面都极为富有的印第安人有足够的能力接受天主教教义，一旦他们受到宗教和道德的恩泽，定能像基督徒一样生活，并能为宗教和道德献身。他们均为天生之自由人，在西印度，无论庶民抑或头人均企望自由之生活。然而，可敬的达连教区神父却认为他们是天生的奴隶。臣想，其根据不外是那位哲学家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可是臣等对此问题之看法与神父截然不同。即使神父之观点有某些合理之处，也请他不要忘记，那位哲学家是个异教徒，此刻正在地狱中遭受煎熬。只有当他的某些观点符合神圣教义和天主教习惯时，方有采纳之价值。

我们宗教举世无双，适于各个民族，它能将世界各民族之感情溶于自己之胸怀，但它从不剥夺任何民族之自由，更不会以天生奴隶为借口，将自由人变为奴隶，现在神父之观点恰恰与此相悖。……”

上述那位哲学家指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

其著述中多次提出主人天生就是主人，他们聪明睿智，理所当然应处于家庭或国家的领导地位；奴隶天生就是奴隶，他们智力低下，缺乏理性，自然他们应听命于主人的指挥，从事低贱的劳动。主人、奴隶各安职守，社会才能井然有序。西印度的殖民者将此理论视为行动的依据，反复宣传印第安人是没有理智的生物，驱使他们从事苦役劳动，在他们反抗时用武力予以打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拉斯·卡萨斯在这次辩论会上和他的很多著述中都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还提供大量证据证明印第安人不但不是无理性的动物，而且恰恰相反，他们的智力过人，起码不比西班牙人低下。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完全可以和旧大陆人相媲美。他写道：“尤卡坦玛雅人的金字塔与埃及金字塔相比毫不逊色，同样令人赞叹不已，印第安人不是天生的奴隶，而是天生的自由人。”在当时公然提出这一观点是需要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相当勇气的。

拉斯·卡萨斯发言后，出席会议的哥伦布的儿子、第二任远征军司令迭戈·哥伦布发言，他不参予争论，只是一味强调西印度由于管理不善，社会动荡，影响了他个人的收益。他说，国王如不出面干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说他此次回国，就是专门向国王陈情，请国王消除西印度的不幸局面。迭戈·哥伦布发言后，胡

安·德克韦多神父再次要求发言以驳斥拉斯·卡萨斯的观点，但大会阻止了他。

可能是拉斯·卡萨斯神父对国王所表示的忠心感动了年轻的国王，也可能国王真心同意他的观点，总之，反对派通过辩论阻止和平殖民的企图未能得逞。拉斯·卡萨斯终于如愿以偿，从国王那里得到库玛纳地区 300 里格的土地以进行其建立“福音社会”的试验。

1520 年 5 月，在签署了委派书后，拉斯·卡萨斯前往塞维利亚与 50 名传教士以及应招的 200 名农民一起开始西航的准备工作。11 月，他们登船驶离西班牙的加的斯港，翌年初抵达波多黎各岛进行休整。正当他们准备开往库玛纳地区，在该区奇里比奇修道院传教士的支持下实施其和平殖民计划时，局势发生逆转：一个殖民强盗在海岸采珠时把两名当地酋长和一些百姓骗上船后，当作奴隶卖往他地。印第安民众为此群情激愤，纷纷揭竿而起，在杀死了一名传教士后，把奇里比奇修道院也付之一炬，幸免于难的教士慌忙登船逃走。圣多明各当局和皇家检审庭获悉此事，立即派奥坎波前往镇压。此人奔赴出事地点大开杀戒，激起印第安人更大规模的反抗，局势越发不可收拾。当局对起义者的镇压破坏了拉斯·卡萨斯的计划，为了扭

转局势，他出面与奥坎波交涉，说服他停止作恶，而奥坎波则说他是奉命行事。拉斯·卡萨斯只好登船前往圣多明各，力劝当权者收回成命。此行果然取得成效，奥坎波在烧杀抢掠之后遵命偃旗收兵，局势趋于稳定。拉斯·卡萨斯欣喜异常，积极筹备重建修道院。然而，备受苦难的印第安人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欢迎传教士的到来，对他所谓通过和平殖民、建立“福音社会”的计划也丝毫不感兴趣。拉斯·卡萨斯竭尽全力、多方宣传，印第安人始终无动于衷。对他们来说无论殖民者还是传教士都是一丘之貉，只能给他们带来灾难。

当时，驻扎在离库玛纳不远的库巴瓜岛上的西班牙人常用他们的陈酒引诱饮酒上瘾的库玛纳印第安人贡出奴隶、黄金和珍珠。为了阻止殖民者这一恶行，拉斯·卡萨斯在要地修建城堡，切断这种罪恶的交易，这不仅引起殖民者的不满，同样也引起酒瘾很大的印第安人的反感，为此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印第安人一夜之间捣毁了城堡、焚烧了修道院，杀死了两名传教士，剩下的传教士心惊胆颤地逃回圣多明各。拉斯·卡萨斯因为在此之前已离开库玛纳前往圣多明各，要求当局明令禁止库巴瓜殖民者以酒作诱饵骗取印第安人的财宝和奴隶，所以幸免于难。

印第安人的起义、动荡的局势，尤其是印第安人对

神父和平殖民计划所表现的怠慢和冷漠再次使拉斯·卡萨斯的理想破产。历史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理解任何乌托邦思想和实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总是把自己的失败归于上帝对他的惩罚。和平殖民计划的失败使他的威信一落千丈，圣多明各当权者不再对他以礼相待；从西班牙带去的农民和教士也纷纷离他而去，自谋出路；过去曾对他表示支持的传教士也对他避而远之。唯有圣多明各的多明我会教士在他承受巨大精神和经济压力之时，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该城修道院院长贝坦索斯请他穿上多明我会教服，主持各种教务活动，并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安慰和经济资助，把他从绝望中解救出来。自从拉斯·卡萨斯第一次聆听蒙特西诺斯斥责殖民者暴行的布道以后，便对多明我会产生敬仰之情。后来，在与他们的多次交往中也受益匪浅，尤其是这次，在他窘困之时，多明我会又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他万分感动，遂决定加入他们的教会。1521年，在履行各种手续之后，他正式成为多明我会成员，时年47岁。

四 撰写《西印度毁灭述略》

1525年至1530年间，拉斯·卡萨斯在尼加拉瓜、

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等地传教。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于 1530 年曾返回西班牙再次为保护印第安人、废除委



将西班牙人头与马头挂在一起证明他们并非神祇

托监护制和建立“福音政府”在国王和各位大臣面前进行说服工作，他还在国王面前汇报了秘鲁混乱的形势和殖民者的种种暴行。国王为保护王室自身利益，仍拒绝废除委托监护制，但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在秘鲁奴役印第安人。遗憾的是，这些法令与许多其他法令一样，在西印度根本无法贯彻执行。残忍暴虐的秘鲁征服者皮萨罗无视法令，继续无耻戕害印第安人。

1533年，拉斯·卡萨斯重返西印度的西班牙岛。由于殖民者在该岛的残暴行为，忍无可忍的印第安人举行无数次起义，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519年由恩里格酋长领导的起义。愤怒的起义者用极为原始的武器到处打击入侵者、焚烧教堂、驱逐作恶的教士。殖民者多次进行镇压均未奏效，战事一直拖延了14年。拉斯·卡萨斯到达后，为和平结束战争，对恩里格酋长进行劝说，并向他保证今后不会再有西班牙人侵扰印第安人的和平生活。在得到这一许诺后，印第安人放下了武器，西班牙岛终于恢复了和平。

此事对殖民者来说本是好事，不想却引起皇家检审庭的极大不满，原因是放弃对印第安人的骚扰就意味着放弃对印第安人的掠夺，这是殖民者死也不会同意的。在与检审庭官员的辩论中，拉斯·卡萨斯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反对虐杀印第安人、给他们以自由、反对以

武力迫使印第安人改奉天主教、废除委托监护制等。

在此期间，他仍没有放弃和平殖民、成立“福音政府”的企图。再一次进行试验的计划已在他头脑中形成，他希望在危地马拉的维拉巴斯进行这次试验，并为此作了种种准备。

1536年，拉斯·卡萨斯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等地传教。到达尼加拉瓜时，正值总督孔特雷拉斯准备出兵抢劫印第安人。拉斯·卡萨斯挺身而出，指出，国王只令孔特雷拉斯前往腹地从事发现新陆地和进行传教，因此他根本无权涉足危地马拉沿海地带的事物，更不应在此打家劫舍，及时阻止了孔特雷拉斯的恶劣行为。几次公开争论，孔特雷拉斯都处于劣势，于是他只好求助于阴谋活动，别有用心地诽谤神父图谋不轨、煽动印第安人叛乱。但是，由于拉斯·卡萨斯坚持真理，态度诚恳，孔特雷拉斯的部下均倒向他一边，对他的观点表示同情。当孔特雷拉斯令他们讨伐印第安人时，他们采取了怠慢态度，致使他几次都没能实现其掠夺目的。然而，孔特雷拉斯仍不善罢甘休，一意孤行，对拉斯·卡萨斯竭尽造谣之能事。由于孔特雷拉斯身居总督要职，一举一动都会造成深远影响，拉斯·卡萨斯决定再返祖国，向国王陈情，控告孔特雷拉斯在尼加拉瓜所犯罪行，并借机向国王请求赐予维拉巴斯的土地，以

进行和平殖民试验。

在西班牙，拉斯·卡萨斯拜见卡洛斯五世国王，向他陈述了孔特雷拉斯的罪恶以及危地马拉的险恶局势，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国王对他在西印度所做的一切表示赞赏，对其和平殖民计划也给予了精神和物质的支持。

拉斯·卡萨斯第6次前往西印度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大约是1537年。是年他再次接受在墨西哥传教的任务，在那里与新西班牙副王门多萨由于观点相同而结下深厚友谊。

5月，拉斯·卡萨斯辞别门多萨前往维拉巴斯进行和平殖民试验。此次试验仍因遭到印第安人的敌视而再次失败。但他并没因这次打击而消沉，返回墨西哥后，又开始与门多萨一起努力传教，为改善印第安人的处境而奋斗。

此时，权力极大的先遣官阿尔瓦拉多率部在墨西哥坚持武装探险，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做，无数印第安百姓都成了他的刀下鬼，尸体甚至堵塞了道路。此事引起门多萨及其支持者的极大忧虑，他们请求拉斯·卡萨斯神父速返西班牙，以美洲诸神父的名义请求国王降旨，禁止无耻暴徒的恶劣行径；恳请国王派遣更多教士到西印度传教，并要求取消关于总督和副王

无权派遣教士从事发现新陆地的禁令。

1539年，拉斯·卡萨斯肩负重托回到西班牙，当时卡洛斯国王不在国内，神父便在宫廷大臣和各权威人士中广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在这段等待国王回国期间，神父还集中精力撰写了一系列著作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后来在西班牙宫廷和西印度掀起轩然大波的《西印度毁灭述略》。

《西印度毁灭述略》于1542年写成，从问世到目前400多年来人们对这部著作一直毁誉不一，新老殖民主义者对此书大加讨伐，说它满纸谎言，诬蔑作者无中生有、别有用心地扩大事端，背叛西班牙祖国，是所谓“黑色神话”^①的制造者等等。严肃正直的人则为此书和作者尽力辩护，不少史学家广证博引，论述此书的可靠性和严肃性。时至今日，辩论仍在进行。当然，由于社会的进步，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日趋没落，也由于时代久远，人们更能以公正的学术观点评价历史事实，因此，这部著作已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受，成为研究美洲征服时期历史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

《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主要控诉了殖民者对无辜

① 拉斯·卡萨斯等教士揭露了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犯下的罪行，引起殖民者的不满，他们散布流言说拉斯·卡萨斯等人所述事实根本不存在，只是一种神话，即“黑色神话”。

印第安人的屠杀和奴役。我们在叙述拉斯·卡萨斯在古巴的活动时已摘录了其中的两段，但那只是此书所述殖民罪行的一小部分，这里再选几例，以表殖民者在西印度的暴行。

入侵尼加拉瓜的暴徒达维拉及其同伙“强迫印第安人背负 3 阿罗巴^① 重的货物，但又怕印第安人因不堪忍受把货物扔在途中，于是这些暴徒便把他们用锁链连起来。有一次，和过去屡次发生的情况一样，4000 多名印第安人中只有 6 个人活着回来，其余的人都活活累死在路上。途中如有人因负载过重，筋疲力尽而步履踉跄，或因饥饿辛劳而生病时，为把这些人逐出队伍又不必解下锁链，西班牙人便砍下他们的头颅，使其身首异地。不难想象，印第安人见此惨景该是多么痛心啊！”

在新格拉纳达，一个队长及其部下“用锁链押来很多印第安人，可怜的人们沿途就像猪群一样，在路上踉跄而行。为了喂养那些恶狗，暴徒们杀死了他们中很多人，路上简直成了人肉屠宰场。有时，一些西班牙人竟对其同伙说道：‘喂，把你那个坏蛋的 1/4 借给我吧，我要喂我的几条狗，待我杀另一个坏蛋时再还你。’他们就像借猪羊肉那样出借印第安人的肉体。还有另一

① 1 阿罗巴相当于 11 公斤左右。

些人带着狗上山打猎，回来吃饭时，有人问他们收获如何，他们回答：“不错，我们用狗咬死了 15 到 20 个坏蛋。”……”

书中以大量事实控诉了殖民者的暴行，但作者还不时提醒读者“他们的暴行数不胜数，罄竹难书。”“再好的文笔也不能道尽他们全部罪行的千分之一”。

西班牙殖民者为制造屠杀和奴役印第安人的借口，把他们说成是生性野蛮、无法造就的异教徒，是食人生番之徒，人人习俗丑陋，品质卑劣、没有丝毫人的理智，甚至说他们根本不具备人的特征，因此奴役他们，强使他们从事繁重低贱的劳动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却热烈赞扬了印第安人的智慧及其善良、纯朴、热情、慷慨等优秀品质，并以鲜明的立场歌颂印第安人对西班牙殖民者的顽强反抗。

关于印第安人的优良品质，拉斯·卡萨斯写道：“在上帝创造的各类人种中，这里诸岛上随处可见、数不胜数的百姓最为淳朴憨厚、心地善良，他们个个坦白诚实、对人从不虚伪狡猾，且人人生性顺从。对为之效命的天然首领和基督徒忠心耿耿。他们遇事忍让、心平气和，从不飞扬跋扈、大嚷大叫；他们从不淫荡放浪，也不争吵不休；从不动辄发怒、嫉恨于人，也无世俗报复心理……他们全都心地善良、待人诚恳；思想敏

捷、天资聪颖,……”

殖民者的暴行必然会引起印第安人的反抗，对被压迫者的斗争，拉斯·卡萨斯总是满腔热情地赞扬。墨西哥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人民为反对入侵者揭竿而起，把侵略者科尔特斯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科尔特斯本人也几乎丧命。拉斯·卡萨斯在书上记述了此事，他把印第安人的这一英勇反抗称为“壮举”，说“任何有理智、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为这一壮举拍手称快”。

16世纪，西班牙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也在不断传播，但封建势力仍顽强固守其阵地。卡洛斯五世和后来的费利佩二世的专制统治仍牢牢控制西班牙人民的一举一动。拉斯·卡萨斯却以大无畏精神在书中提出限制王权的主张。因为他早已发现国王虽屡次颁布法令保护印第安人，但从无一次见效，其原因就在于国王保护印第安人是为自己打算，他一方面怕印第安人灭绝，失去为其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影响他的长远利益，因而颁布改善印第安人处境的一系列法令；但另一方面，为自己眼前利益，他又需要通过暴力奴役压榨印第安人，使印第安人俯首帖耳。这就是他从不下达禁止向印第安人开战、多次拒绝废除委托监护制的原因。拉斯·卡萨斯反对向印第安人发动战争，主张和平传教、让印第安人在自愿基础上皈

依宗教，臣服西班牙国王，其目的是保护印第安人免遭屠杀（当然，也有为国王服务的意图）。国王的立场与拉斯·卡萨斯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拉斯·卡萨斯提出罗马教皇并没授予国王与王后对新大陆的直接财产所有权，他们也无权派军队武装征服印第安人。拉斯·卡萨斯企图以罗马教皇的历次敕令，限制国王在新大陆的权力，从而达到禁止武装殖民、废除委托监护制的目的。

限制王权的思想在《西印度毁灭述略》中是这样表述的：“同样，如果印第安人不愿臣服于一个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国王——这位国王手下的总督及其部下又如此狠毒、残忍和难以名状的暴虐恣睢——他们就得失去自己的土地、自由、乃至妻儿老小全家人的性命，这是何等荒谬绝伦的事情，真该受到咀咒和谴责，真该将其抛入地狱。”在拉斯·卡萨斯的其他很多著作中，这一思想也都有所表露。当然，在卡洛斯五世专制统治下，这一思想不可能十分明确地阐述出来。因此，他在很多著作中一方面说国王无权派军队镇压印第安人，没有对西印度财产的直接所有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西班牙国王是印第安人的最高统治者，享有从福音中获得的国家的最高主权。这一矛盾说法，反映了拉斯·卡萨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身思想上的

局限。

《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是射向殖民者的一颗重磅炮弹，它已成为当前史学家研究殖民史时不可缺少的史料，作者本人也因此奠定了其在拉丁美洲历史上的地位。此书 1542 年写成，在巴利亚多利德的一次辩论会上进行了宣读，并在宫廷大臣中广为流传。10 年后，在与拥护暴力殖民的理论权威塞普尔维达辩论期间正式出版。

五 与洛艾伊萨的辩论

拉斯·卡萨斯对征服者罪行的控诉，对委托监护制的谴责、对印第安人悲惨境遇的披露，震动了西班牙宫廷，引起了殖民势力的恐慌。因为《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和尊严。他们个个磨拳擦掌准备予以反击，制造各种流言蜚语对神父进行人身攻击，说他背叛祖国、反对国王。此事引起卡洛斯五世的注意。4 月，他在巴利亚多利德召开会议，垂询西印度问题。因为国王在听到有关拉斯·卡萨斯的流言蜚语的同时，也收到来自西印度的有关殖民者滥杀无辜以致形勢动荡的报告。会上拉斯·卡萨斯发言，内容与《西印度毁灭述略》大致相同，引起激烈的辩

论。拉斯·卡萨斯再次发言时，索性当众要求国王取消委托监护制。指出委托监护制是西印度罪恶的根源，也是印第安人悲惨境遇的根源。他指出，西班牙人整日忙于打家劫舍，根本无人向印第安人传教，帮助他们皈依宗教。他指出要想使印第安人停止反抗，恢复西印度的和平，唯一的办法是宣布他们与西班牙人一样均为自由人。他说，遗憾的是，西班牙人截至目前仍把印第安人视为其不共戴天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依靠西班牙殖民者改变西印度的形势。他表示，如不给印第安人以自由，总有一天他们会被征服者斩尽杀绝，到那时宗教和王室均会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揭露说，西印度的委托监护主不可能把当地的真实情况向国王汇报，那里形勢动荡不安，社会毫无公正可言。只有恢复印第安人的自由，取消委托监护制，国王才能真正在西印度行使权力。

此次会议的主要反对派、委托监护制的顽固拥护者、红衣主教洛艾伊萨则在会上故意制造混乱、蛊惑人心。他拿不出任何反对拉斯·卡萨斯的理由，只是一味对其所述的事实表示怀疑。胡说，如按拉斯·卡萨斯的观点办事，西印度定会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他认为应该在西印度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在此社会中富人，即殖民者是主宰，他们的任务是治理、保护社

会；穷人，即印第安人应为富人劳动，受富人保护，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正常运转，既然西班牙和其他王国都是这样的社会，西印度为什么就不能照此办理呢？他说，拉斯·卡萨斯试图建立的平等社会是荒谬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还说，如果西班牙穷人与富人平起平坐，农场、农庄将无人耕种，社会也将无法维持。因此，智力低下的印第安人为委托监护主劳动，并从后者那里得到保护是天经地义之事，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论，现在看来十分荒谬，但在中世纪的西班牙，不少人却认为是无可辩驳的真理。

在巴利阿多利德会议上，拉斯·卡萨斯一反过去言辞犀利、态度激昂的特点，冷静思考、沉着论战，以充分的论据、恳切的态度逐条驳斥反对派的观点，他一系列的质问使洛艾伊萨无言以对，狼狈不堪。神父明确的观点和真诚的态度感动了大部分与会者，就连国王也有些动心了。史学家汉克不无夸张地写道：“要不是比托利亚神父的劝阻，国王差点把秘鲁还给印加王。”

拉斯·卡萨斯在巴利亚多利德会议上的胜利导致了 1542 年 11 月 20 日“新法”的制定。国王意识到印第安人的灭绝将给他带来严重危害，不得不在新法中明确宣布废除委托监护制，严禁奴役印第安人；承认他

们是有理智的生物，应享有人的自由；征服者应归还他们原来的财产；法官和总督应向保护西班牙人那样保护印第安人。此法于第二年在马德里正式公布执行。

尽管拉斯·卡萨斯在巴利亚多利德会议上取得胜利，然而新法在西印度却根本无法执行。征服者在宫廷中的代理人于新法正式公布之前已将抄件寄往西印度各地，殖民者获悉后，有的感到沮丧，有的表示愤怒，他们都异口同声咒骂新法的倡导者拉斯·卡萨斯。秘鲁的征服者皮萨罗公然举起反对新法的大旗，准备与王室大战一场；其他地区的殖民者也采取了“我服从，但不执行”的怠慢态度。他们与国王和拥护新法的人的关系空前紧张起来，形势急转直下。

巴利亚多利德会议结束后，西班牙王室对西印度各教区进行了一次调整，决定在新西班牙的恰帕斯省建立新教区。那里土地贫瘠、资源缺乏，加上西班牙殖民者所犯的罪行使该地形势动荡不安，因此无人愿意去那里承担教职，但是，当国王征询年已 7旬的拉斯·卡萨斯是否愿意就任该教区主教时，他毅然应允。

1544 年 3 月，拉斯·卡萨斯第 7 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远航西印度。他一登上西班牙岛（他需在该岛办理手续后再前往恰帕斯），就感到事态险恶，征

服者对他怒目而视，几天之中竟无一人造访，他暂时栖身的修道院再也无人前去施舍。见此情况，神父提前办完手续直奔任所——恰帕斯的首府雷阿尔，并马上宣布执行新法。不想，这位新上任的主教在自己的教区受到比在西班牙岛更恶毒的对待：有组织的轮番辱骂、讽刺、攻击；有人竟散布谣言说他对宗教没有诚心，说他企图在恰帕斯教区取消圣礼仪式（这种诬蔑对中世纪的一个教士来说是再恶毒不过的了，它意味着当事者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制裁）。几天后，主教发现有人在教小孩唱侮辱他的歌曲。一天夜间，竟有人在他窗前放黑枪，对他进行恫吓。殖民者一切卑鄙的行径不外是逼他放弃新法。当然，拉斯·卡萨斯决不会中止其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事业，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决还击反对派，决心把新法推行到底。为此，他撰写了《恰帕斯教区忏悔神父须知》的小册子，内容是要求神父在听教徒忏悔时要询问他是否仍拥有印第安奴隶，如有他就不会得到上帝的宽宥。忏悔神父有权要求征服者解放其属下的印第安奴隶，因为在上帝面前他们与西班牙人是平等的，都是自由人，而任何人均无权奴役、虐待自由人，更无权强迫他们从事苦役。在当时宗教仍控制着人们头脑的时代，如忏悔神父断言某人不能得到上帝的宽宥和赦免，那将是件十分可怕的

事情。《恰帕斯教区忏悔神父须知》的出现，引起了殖民者更大的抗议浪潮。拉斯·卡萨斯神父被诬蔑为宗教的敌人，妄图把路德派新教输入新大陆。大街上和主教私邸附近出现了游行示威的队伍，他们高喊口号，要求拉斯·卡萨斯辞去主教职务。此时，神父镇定自若，态度变得越发坚决，他在一切可利用的场合，怒斥殖民者的卑劣企图。他还斥责了在殖民者的抗议浪潮中吓破了胆的教区副主教，并表示对他要严加制裁，因为他违背主教决定，私自赦免拒不交出奴隶、继续奴役印第安人的殖民者。

正当拉斯·卡萨斯在自己教区不屈不挠、独自苦战之时，秘鲁局势也急转直下，皮萨罗煽动殖民者闹事，公开反对新法，强烈要求恢复委托监护制。他们杀死了支持新法的秘鲁副王努涅斯。皮萨罗的副手格里哈尔巴竟割下副王头颅，双手举着它参加了街头的示威游行。当他感到劳累时，便把副王双唇刺透，穿根粗绳，然后提头继续游行。

同一时期，西印度其他地区也都掀起抗议浪潮，拒不执行新法，成百封抗议信件寄往西班牙宗主国，要求废除新法，恢复委托监护制。他们异口同声讨伐拉斯·卡萨斯的“罪行”。宫廷中的反对派也与西印度的殖民者遥相呼应，加紧向国王施加压力，逼其恢复委托监护

制。塞维利亚的红衣主教表现最为积极，他利用一切机会在国王面前攻击拉斯·卡萨斯的“荒唐行为”。在此情况下，本来对执行新法并无太大把握的卡洛斯五世只好下令废除新法。历时 4 年的新法改革终于以失败告终。

应当说明，在此期间，拉斯·卡萨斯也不完全是孤立无援的。1544 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新西班牙主教会议上，对神父的工作和著述进行了审查，他的观点得到各位主教的支持。会后，拉斯·卡萨斯又把其《恰帕斯教区忏悔神父须知》一书寄给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审查。6 名学识渊博的神学家均承认此书符合教义。当时，支持拉斯·卡萨斯的多是教会中的中下层人物，而反对者多是拥有实力的委托监护主和高官显贵。宗教上层人物也多站在反对派一边。他们联合起来，在国王面前控告神父违背誓言，他们一口咬定神父之所以积极推行新法是为了煽动印第安人叛乱，以便推翻国王。

于此之前，国王为保护王室利益，常动摇于殖民者和拉斯·卡萨斯之间，因为殖民者为在短期内发财致富，采取“杀鸡取卵”的政策，用暴力夺取印第安人财产，而印第安人大批死亡又将影响国王的长远利益，使他无法通过印第安人的劳动长期获利，这便是他三番

五次下达禁止虐杀印第安人的法令的原因。然而，拉斯·卡萨斯关于限制王权的思想更使国王恼火，现在，新法引起麻烦，他就听信了殖民者对拉斯·卡萨斯的种种诬蔑，而站在了他们一边。新法废止后，国王降旨调拉斯·卡萨斯回国，神父只好从命。从形势分析，他意识到前途险恶，今后恐怕再难返回西印度了，于是主动提出辞去主教职务，辞呈马上得到批准。使他感到安慰的是新主教卡西亚与他的观点完全相同。

六 与塞普尔维达的辩论

1547年，拉斯·卡萨斯回国，从此再也没能回到使他百般思念和无限同情的印第安人身旁。这次回国他的心情分外沉重，因为他是作为被告，在司法人员的看管下返回自己祖国的。不久，他在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出庭为自己辩护。他以充足的论据严厉驳斥加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辞。法官请其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条文向上申报，于是他便写了《三十条建议》一书，内容与《恰帕斯教区忏悔神父须知》所述观点一致。此书1552年出版，当时用了一个很长的标题：《本书为合法的三十条建议。它简明扼要地叙述教会和笃信基督的国王对所有异教徒所拥有的和可能拥有的权力。本书着重

叙述西班牙国王与王后对西印度所拥有的最高权力以及以何种方式拥有之。西班牙国王与王后应成为那一地区高于当地国王的君主。本书还叙述在西印度所发生的重要事件。»

《三十条建议》较为详细地叙述作者限制王权的思想，但又一再表示限制王权并非反对国王而恰恰是忠于国王，是以国王利益为出发点的。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对拉斯·卡萨斯的辩护感到满意，遂宣告其无罪。但事情并非就此结束，他的思想影响仍威胁着委托监护主的利益，他们十分清楚，不把拉斯·卡萨斯置于死地，就永远不能不受任何约束地在西印度恣意妄为。为此，他们推举一名当时被认为最灵敏、最有学识的权威人物与拉斯·卡萨斯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大辩论以一决雌雄。这位权威人物就是宫廷神父、国王传记的撰稿人胡安·希内斯·塞普尔维达。即将发生的这场大辩论是拉斯·卡萨斯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激烈的一次。其实，二位神父关于西印度问题的争论早就开始了。1545年，塞普尔维达撰写了拥护委托监护制的《第一民主主义者》一书，此书别名为《对印第安人开战是正义的行动》，全书以对话形式展开，主要观点是西班牙对印第安人的战争是正义的，是值得称赞的。印第安人智力低下，理应服从西班牙人的指挥，否则西

西班牙人有充足理由向他们开战，使他们屈服。书中不指名地暗示拉斯·卡萨斯是路德派分子，对他进行恶毒攻击。成书后，塞普尔维达要求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出版，塞维利亚的大主教认为此书“应以大字印刷，在西班牙全国广为发行”，但委员会其他成员则以“暂缓为宜”婉言拒绝。于是，塞普尔维达转求于卡斯蒂利亚会议，该会议多数成员同意其观点，准备同意公开发行，只是在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的干预下未能如愿。不久，王室令阿尔卡拉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审查此书，并授权二校终决是否出版。二校当局鉴于塞普尔维达的威信和声誉，婉言表示“容当以后出版”。塞普尔维达对此十分恼火，又求助于在罗马的老友、后来成为莱里达主教的阿古斯丁。此人于1550年将此书在罗马出版。卡洛斯五世获悉此事，立即谕令严禁该书进入西班牙，已流入的即行查封。塞普尔维达仍不死心，又以西班牙语将此书写成摘要（原书为拉丁语），在国内散发，受到在国内的委托监护制拥护者的欢迎。

拉斯·卡萨斯在巴利亚多利德读到塞普尔维达的著作，意识到此书非同一般，它完全可能成为征服者在西印度为所欲为的哲学和法律依据，如听任谬误流传，西印度局势会不可收拾。他下定决心，以其耄耋之年进行最后一次拼搏。他利用一切机会发表演说，反对

此书在西班牙流传，并对国王和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晓以大义，恳切希望他们不要改变初衷，继续严禁该书出版。同时，他又奋笔撰写新著，一方面批判塞普尔维达，一方面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两部截然相反的著作在巴利亚多利德引起轰动，不仅成为王宫大臣经常议论的主题，而且也是普通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贵族、宗教上层人物、富贾、殖民者的亲友均支持塞普尔维达；大学生、普通市民、宗教下层人物则支持拉斯·卡萨斯，一场面对面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了。

1550年夏，国王旨谕在巴利亚多利德召开主教、神学家和法学家会议，就西印度问题展开辩论，由此揭开两位神父当面交锋的帷幕。会上，塞普尔维达首先起立发言，他巧舌如簧，在长达3小时的发言中为征服者在西印度的暴行辩护，诬蔑印第安人为低等人种，犯有不可饶恕的原罪、说他们偶像崇拜、杀人祭祀，认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仅应以暴力征服他们，而且应像猎人对待猎物那样捕获他们，迫使他们从事繁重劳动，因为他们天生卑贱，理应听从西班牙人的役使。他强调，只有先征服他们，然后才能向他们宣传福音。总之，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最终给西班牙带来利益和荣誉。为了维护委托监护主的利益，塞普尔维达声称：“无论从法律还是从宗教来讲，我都不认为把印第安人

分配给在城市和农村的西班牙人有什么不公”。他攻击拉斯·卡萨斯把王室对西印度的“正当权力”置于危险境地。他反复强调，西班牙人是高等种族，西班牙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它的君主举世无双、英明无比。最后，他得意洋洋地说道：“请各位把这一谨慎、聪明、大度、有节制、有人道精神和宗教信仰的人民与那些无人性、无科学、无文化、无历史、房无一间地无一塊的小人们作一对比吧！”

塞普尔维达讲话后，拉斯·卡萨斯发言，他连续5天读完事先写好的辩护词。针对塞普尔维达对印第安人品质的诬蔑，拉斯·卡萨斯怒不可遏，质问对手：“博士从没去过西印度，何以知道印第安人如此恶劣？”他指出塞普尔维达的论据不外乎是从西印度总督奥万多的著作中抄袭而来，而奥万多恰恰是印第安人最凶恶的敌人，是西印度最大的暴徒。他的著述字字是谎言，不足为信。为使与会者对印第安人的品质有一正确概念，他又重复了在《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中对印第安人品质的描述，并举出大量生动实例。

关于对印第安人无文化、无历史、无科学的诬蔑，拉斯·卡萨斯列举了大量印第安人为人类创造的光辉文化。当谈到塞普尔维达利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证明应对印第安人使用暴力、迫使他们屈服时，神父显得异

常激动，他把头转向在场的法学家，愤怒地叫道：“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在西印度追求的目的是传播宗教、拯救印第安人，为达此目的既不能偷也不能抢；既不能猎捕也不能屠杀！”

塞普尔维达发言时说，如按拉斯·卡萨斯的主张办事，王室的利益将受到巨大损失。拉斯·卡萨斯对此反驳道：“塞普尔维达博士将王室利益建立在枪炮之上，实际上等于强迫国王处于专制君主的地位。”他指出，只有先传播福音，使印第安人皈依宗教，国王权益才有保障，而传播宗教只能用和平手法，不能使用暴力。和平传教是建立国王权力的唯一途径。神父最后说道：“人权法律和天然法则保护任何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无论社会地位高低和肤色如何它都一视同仁。”发言结束时神父高声叫道：“世界各族人民皆为人类！”

拉斯·卡萨斯慷慨激昂的发言博得大多数与会成员的支持和同情。10月，国王下令查封塞普尔维达在西班牙流传的所有著作。翌年，国王又降旨，在西印度查封广为流传的塞普尔维达著作的抄本。与此同时，拉斯·卡萨斯的《西印度毁灭述略》在塞维利亚公开发行。

巴利亚多利德的大辩论，绝不是一位神父和一位

学者的个人之争，也不是二人纯学术的辩论，而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原则争论，其结果是反对派失败了，他们为虐杀印第安人，掠夺其财产所企图建立的理论也破产了。虽然这次会议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印第安人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殖民者的嚣张气焰。

这次会议后，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对拉斯·卡萨斯亲近起来，经常向他请教关于取消奴隶制的具体问题。应该委员会之邀，拉斯·卡萨斯写下了《关于解放印第安奴隶问题》一书。

大辩论的胜利并没使 76 岁高龄的老人退出斗争舞台过宁静的修道院生活，他仍以充沛的精力密切注视印第安人的命运。由于他的努力，卡洛斯五世又颁发了一系列法令，禁止奴役印第安人，限制委托监护主的权力，减轻印第安人负担。然而，遗憾的是与以往情况一样，这些法令均收效甚微。

拉斯·卡萨斯晚年勤于笔耕，撰写大量有关西印度历史和重大事件的专题著作，他希望为后代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教育下一代永远保护弱小民族。此时的主要著作有《塞普尔维达博士反对印第安人著述大要》、《恰帕斯教区主教对达连教区主教和塞普尔维达博士的辩论》、《论基督徒应拯救印第安人及如何拯救的问题》等，这些著作均叙述了印第安人的不幸遭遇

以及作者与反对派在印第安人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解决西印度问题的方法。神父最重要著述之一是《西印度通史》。此书篇幅浩繁，共3卷830页，书中详尽叙述了西印度的地理、气候、地质、地貌等情况，尤其详述了印第安人的起源、他们的历史文明；还叙述了西印度的发现和征服的史实。不少史学家都承认从此书中受益匪浅。

在与拉斯·卡萨斯辩论失败以后，塞普尔维达及其支持者并没停止活动，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对神父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历来对神父的人身攻击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言过其实，所叙之事不足为信，尤其是《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对屠杀人数和方式甚为夸张。

这一说法就连支持赞同神父观点的史学家也将信将疑，认为神父为使其论述具有说服力可能说了过头话，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新史料的不断开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殖民者屠杀1500万人是确切无误的。1974年纪念神父诞辰500周年的纪念会上，西班牙神父马丁纳斯以确凿的史实证明1500万人丧生之说不仅没有过头，而且还要少算了。他指出殖民者之所以在数字上做文章，只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罢了。

二、夸大屠杀印第安人的惨状，是为了煽动印第安人暴动，说他是所谓“黑色神话”的制造者。

享有高度文明的现代人对 16 世纪西班牙人屠杀印第安人的方式、方法确实感到难以置信，但是至今保存在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档案馆中的卷宗详细记载了一些传教士对殖民者暴行的控告以及殖民者发生内讧时相互揭发罪行的材料。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拉斯·卡萨斯是实事求是的，当然，他对某些场面的描写确实进行了渲染，但这也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必要润色而已。拉斯·卡萨斯本人在致卡兰萨神父的信函中写道：“没有任何理由对我的话大惊小怪，表示怀疑……我认为我恰恰写出了人类的丑恶，在很大程度上包括这里由分配制所产生的各种罪恶。更糟糕的是本人在向国王、亲王和王室会议成员陈述了不法之徒 40 多年来所犯的灭绝人性的暴行之后，至今仍无人查访，反而有人故意制造混乱，与本人作对，制造各种困难……王室档案馆存有大量卷宗、报告、陈情书和其他文件可证实他们确实在那里进行了大屠杀，也证实了原来人口众多的、比西班牙本土还大的西班牙岛、古巴岛和牙买加岛至今连一个孩子都不见了。”

马丁内斯神父在 1974 年所著《巴托洛梅教士及其同时代人》一书也证实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暴徒之残

恩程度与西印度一样，他列举了很多实例，证明拉斯·卡萨斯所述的不是个别现象，他认为这是一种“时代错误”。拉斯·卡萨斯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是不会捏造事实的。至于说他企图煽动叛乱，更是无稽之谈，因为神父历来反对暴力，他自己也曾说服过起义的印第安人放下武器，为王室立下功劳。征服者只是为了打倒对手才如此诬蔑拉斯·卡萨斯，因此他们根本说不出煽动叛乱的事实。

三、反对国王，背叛西班牙祖国。

拉斯·卡萨斯受 15 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有限制王权的思想，但还远没有达到反对王权的思想境界，这一点，在下面分析神父思想时还会再次谈及。至于背叛祖国一事，也是不实之辞，他一生奋斗不息，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印第安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祖国的利益（维护两种不可调和的利益，便是他一生悲剧的根源）。他在《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中写道：“我十分热爱我的祖国卡斯蒂利亚，愿上帝不要因为一小撮人破坏了上帝的教义和荣誉；在印第安人身上犯了弥天大罪，而将我的祖国毁掉。”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可见背叛祖国一说纯系谎言。

四、言行前后矛盾，因为他在谴责奴役印第安人的时候，却同意奴役非洲黑人。

对此问题，拉斯·卡萨斯是有责任的，我们前文已提到。晚年时，他自己已对此懊悔不已。他认为“奴役黑人像奴役印第安人一样是不道义的。”他说他之所以提出输入黑奴的建议，是自己的无知，这“在神的裁决面前是一个求得宽宥的理由”。问题是殖民者仅仅因其一点失误便攻击其人格，也证明他们是别有用心的。

五、有个人野心。

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是殖民者为打倒敌人所惯用的借口。自1514年拉斯·卡萨斯在古巴下决心为解救印第安人而献身时，他就公开宣布放弃过去授予他的委托监护权，解放所有属于自己的印第安奴隶。至于他几次为实现其“和平殖民”而求国王授其封地，也全然为了社会试验，寻找既不虐杀印第安人，又不触犯王室利益的途径，这与个人野心根本无关。

六、言行有失谨慎，不时丧失理智，与其神父地位不相称。

这一说法首先是布尔戈斯的神父提出来的，1516年派往美洲的哲罗姆会教士也持相同看法，就连后来拥护拉斯·卡萨斯的史学家也有这样的看法。应当承认，在神父反对殖民暴行时确实情绪过于激愤，实现自己愿望的心情也过于迫切，言辞也过于激烈，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丧失理智的人，而当时缺少的恰恰是敢于直

言的勇士。殖民者这样说，是为了阻止他保护印第安人的活动。

殖民者对拉斯·卡萨斯的一切攻击、诬蔑全然是为了打倒对方，为自己在西印度强掠豪夺扫除障碍。支持殖民者主张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其同伙和与其利益相关的宫廷大臣；另一种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没有看清事实的受蒙蔽者。而后来的支持者又多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世界人民对新老殖民主义者认识的加深，拉斯·卡萨斯的观点越来越显示出其正确性，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晚年拉斯·卡萨斯神父担任西班牙国王与西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顾问，为有关西印度事务提供咨询意见，1566年神父病逝于马德里的一个修道院，终年92岁。在歿前的病榻上，还写信给新上任的教皇庇护五世，恳请这位天主教的权威将那些坚持认为印第安人是野蛮人、不能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殖民者开除教籍。

七 保护印第安人的功绩

拉斯·卡萨斯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动荡的时代。11世纪至13世纪，西欧的封建制度达到鼎盛时期，各封建主牢牢控制自己管辖区域的经济命脉；宗教

神权亦死死控制人民的一切活动，尤其控制人民的思想。然而，到 14 世纪，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尤其是地中海沿岸国家，由于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促进了各国间商业贸易的往来，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反过来又促使人们的思想激烈变化，一场意识形态上的革命已酝酿成熟，这集中反映在意大利早期的文艺复兴上。文艺复兴是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一历史进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这一时期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所反映出的新思想就是所谓“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主张以人权代替神权；主张发展个性，把人的思想和创造能力从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人关心人、人尊重人。

这个时期，西班牙封建势力远较其他西方国家强大得多，天主教神权也比其他国家顽固，但另一方面，与之仅隔地中海相望的意大利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来。当时西班牙一些著名大学都成了传播人文思想的重要阵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封建势力和神权统治。

拉斯·卡萨斯神父就是生活在这两种思想相互撞击的时代。青年时期他就在大学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洗礼，但他毕竟生活在一个封建神权势力顽固的国

度，因此，在其头脑中必然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这恰恰就是产生拉斯·卡萨斯这个复杂人物的根源。

400多年来，拉斯·卡萨斯的研究者们往往从两个极端评价神父的一生，或说他是个地道的伪君子，或说他是个地道的救世主，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看到拉斯·卡萨斯所处时代的复杂性，因此也就看不到这一复杂时代在他思想上打下的烙印。

拉斯·卡萨斯从在西班牙岛聆听了蒙特西诺斯在布道时对殖民者的严厉谴责，并在古巴岛目睹殖民者凶残暴行开始，就决心保护印第安人。他不畏艰险、冒着委托监护主的迫害，苦苦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其原因就是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既然印第安人具备人的一切特性，有着人的一切特征，就应享受人的一切权利，因此奴役、屠杀他们就是“违反天地神人之法”。当然，不可否认，他保护印第安人也有赞同国王在西印度采取的养鸡取卵的政策，保护王室在西印度长期取利的一面，而这又是其维护封建王权思想的表现。

拉斯·卡萨斯坚决反对以暴力强迫印第安人信教，他大胆提出，既然教皇圣谕只令在该地区和平输入基督教，以后才能建立教皇权威，这就意味着印第安人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这种信教自由的

思想是与当时神权中心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先进思想的表现。

对于王权，拉斯·卡萨斯也有着矛盾的心理。传统观念要求他在美洲既要传教，又要为王室服务，在他的很多著述中，都表现了他对宗教的虔诚和忠君的思想。在巴利亚多利德与达连地区神父辩论时，他就充满感情地说道：“臣为实现自己的主张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在所不辞。但是有些大臣——他们均为道德和慈善的敌人——却总是将臣的建议贬之如敝屣，与之相反，陛下却认真垂听臣的汇报，并屡次禁止歹徒在西印度继续作恶。……臣向国王陈情，就是对国王的最大忠诚。到目前为止，其他大臣均不曾如是做，但臣并非以此向陛下索取报酬和恩惠，因为作为卑微的子民，臣理应爱戴吾真心爱戴的君主。臣再次向陛下保证：本人不受任何世俗报酬和恩典，如日后臣哪怕有一点此类表示（不管直接还是间接），都是对陛下的欺骗和最大不忠。”

然而，深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拉斯·卡萨斯，目睹西印度的情况，深切理解：如不限制王权，就不可能彻底禁止以武力征服印第安人，也不可能最终取消委托监护制，印第安人就永无出头之日。限制王权的思想出现在神父的很多著作中。他认为不能以暴力强迫

印第安人臣服一个外来的君主。正因如此，殖民者把“反国王”的罪名强加在神父身上，使他不得不在很多场合阐明对此问题的观点。1552年神父在塞维利亚出版的《三十条建议》一书中就较为明确地写道，教皇并没授予西班牙国王与王后对新大陆的直接财产所有权，而仅仅授予他派遣教士前往新大陆传播基督教的权力。当然作为补偿，“他们可以享有那些从福音中得到教益国家的最高主权”。但这一权力也并不是绝对、毫无节制的。例如，他们应维持当地君主原来的生活水平；保护其个人财产；不应派军队干扰居民的和平生活等。总之，他认为西班牙国王只有权得到那些皈依宗教、“自愿”服从其统治的省区的主权，而无权以武力对各省进行讨伐。使印第安人皈依宗教也只应用和平的办法，不能动武。

限制王权并不是取消王权，王室利益与殖民者利益虽有矛盾，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他们都企图从印第安人身上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因此仅仅限制王权是解决不了西印度问题的。印第安人既不愿接受一个外来宗教的束缚，也不愿接受一个外国君主的统治，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文化、生活方式，他们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拉斯·卡萨斯对王权和印第安人的看法是他人文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但是，也许

是潜意识地受到中世纪仍有广泛影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虽然当殖民者以其思想为依据，疯狂虐杀印第安人时，他对这位哲学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蔑视——他还是迎合了当时掌玺大臣塞尔瓦休的思想，提出输入黑奴的错误主张。

同一件事，在不同时期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现在已变得臭不可闻的殖民主义，在十五六世纪却被当作英雄业绩来称赞。那些一手高举利剑，一手高擎《圣经》，远离故土为自己，为国王开拓疆土、犯下累累罪行的强盗，在当时却被当作英雄倍受崇敬，这是中世纪人的观念。拉斯·卡萨斯也有着这一传统思想，他从未在一次会上或一本书中反对过西班牙的海外殖民，相反，终生念念不忘为王室寻找新的殖民方法，以使王室获得更长远的利益，这一点可以从他带领教士和西班牙农民前往西印度进行和平殖民试验前答应给王室的各种利益看出。其实拉斯·卡萨斯反对的不是殖民主义本身，而是殖民的方式。不少研究拉斯·卡萨斯的人将他说成是反殖民主义的战士是毫无根据的。

另外，当他反对暴力殖民时，也在探索以什么方式来代替它，在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指导而诞生的乌托邦思想影响了拉斯·卡萨斯，他接受了同时代的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所阐述

的观点，并以此做为他和平殖民的思想基础。两次试验均以失败告终，证明了乌托邦思想的谬误。

拉斯·卡萨斯是个悲剧性历史人物，他通过毕生努力，虽在个别地区、某一时刻改变了印第安人的处境，但就总体而论，他始终没能把印第安人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他深恶痛绝的委托监护制也依然存在，和平殖民试验惨遭失败，这一切就在于他反对暴力殖民而不反对殖民主义，而他的乌托邦和平殖民试验又有如企图寻找一把没有刀背的刀一样，是不能实现的空想。但是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

拉斯·卡萨斯一生 7 次远洋跋涉于西班牙和西印度之间，为印第安人的利益奔波劳碌。在他自己的祖国遭到多数王宫大臣恶毒攻击和诬蔑时，他与他们进行了无数次唇枪舌剑的斗争，以犀利的笔锋向殖民者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并使殖民者们处于极为狼狈的境地；他于烈日炎炎之下，走遍西印度的山山水水，冒着被委托监护主袭击的危险，拯救出大量受苦受难的印第安人。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神父的主张在当时无法实现，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殖民者的气焰，使他们虐杀印第安人的疯狂行径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收

敛。这一切都反映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拉斯·卡萨斯站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先进行列，对拉美历史的发展起了进步作用。他的思想、他的实践、他的著述均在拉美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一页。

